

朝鲜《备边司誊录》中的山东海商

袁 晓 春*

Maritime silk road north Korea historical data of shandong maritime and ships

YUAN Xiaochun

Korea's Yi "Preparation Biansiyulu" is an important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Foreign Chinese literature, recorded 40 Chinese sailing ship encountered a storm drifted to the historical peninsula, where 11 of the Qing Dynasty in Shandong maritime trade ship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not found in the domestic record.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hip 11 crew Shandong Qing Dynasty architecture, trade goods, a single ship capital, passenger shipping, merchant shipping, ship rig, etc. Analysis, which found that most of the ship's owner, Shandong living in the land, not the sea with boat trade. Ship crew of 40 - 50 people in the ship accounted for 50 %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boats less than 20 accounted for 50 % of goods exports to the South have oak cocoon, food (soybeans, corn, sorghum), herbs, tobacco, salted fish, pigs and other goods shipped back to cotton, cotton, tung oil. Single ship carrying money: coins 14 - 1270 hanging between two silver 100 - 14000. Passenger shipping 100 - 1600 Wen coins, copper coins hanging Guchuan 134 freight. Overseas historical data cited herein are the domestic first published.

Keywords: North Korea, "Preparation Biansiyulu", Shandong, trade, Businessman

前言

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至少滥觞于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源于中国大陆山东半岛的“石棚文化（支石墓）”，越海传播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韩国、日本的“石棚文化”史前遗迹有的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东亚众多的同类史迹越来越多地表明，东亚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兴起的海洋贸易与人文交流航线之一，推动了东亚各国的文明进步与发展。

中国与韩国通过海洋交流密切，史料记载丰富，韩国的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即为其中之一。《备边司誊录》时间起自朝鲜李朝光海君八年（1616），下至高宗二十九年（1892），其中缺载54年记录，现存273

* 作者简介：袁晓春，山东省蓬莱市登州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中国造船史及海洋文物等。

册。备边司最初是朝鲜李朝作为临时机构处理女真与日本对朝鲜王朝的侵扰问题，后为朝鲜王朝国政诸般事务的最高决议机构，议处事项相当广泛，一般界定范围为朝鲜内政、中朝关系及朝日关系。明宗十年，备边司划为常设机构，人员从正一品的都提调到从正六品的郎厅人员，主要誊写的是郎厅人员。备边司主要记录会议，接收下面上报的文书、传达的指令、国王对事情的处理意见。备边司人员熟悉汉语并以汉语记叙，从而留下罕见的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备边司誊录》中记载有国内史料未见的40艘中国海船遭遇风暴漂流到朝鲜半岛的航海史料，其记录的细节是国内史料中的盲点，这为我们研究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提供另外的观察视角。

《备边司誊录》中记载的11艘山东海船分别是：清朝康熙45年（1706年）莱阳船、乾隆39年（1774年）福山县曲亮工船、乾隆51年（1786年）荣成县张元周船、乾隆56年（1791年）福山县安永和船、乾隆59年（1794年）登州府（注：山东省蓬莱市）蒋顺利船、嘉庆13年（1808年）蓬莱县张成顺船、道光9年（1829年）文登县王箕云船、道光19年（1839年）黄县刘增三船、咸丰2年（1852年）登州府朱守宾船、咸丰8年（1858年）荣成县刘青云船、咸丰9年（1859年）黄县赵立果船。目前，古代山东的海洋贸易史料难称丰富，像《备边司誊录》这样详细记载11艘山东海洋贸易船船主、船长、舵工、副舵工、管账、水手、商人、乘客的姓名、年纪、籍贯、贸易货物以及携带银两铜钱等具体海洋贸易资料实属罕见。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记载的清朝山东海洋贸易与航海史料，可以填补山东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史料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应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

一、山东海船乘员结构

清朝山东海船的乘员人数。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记载有山东11艘海洋贸易漂流船，其具体船载人数：清朝康熙45年（1706年）莱阳船13人、乾隆39年（1774年）福山县曲亮工船25人、乾隆51年（1786年）荣成县张元周船4人、乾隆56年（1791年）福山县安永和船21人、乾隆59年（1794年）登州府蒋顺利船51人、嘉庆13年（1808年）蓬莱县张成顺船40人、道光9年（1829年）文登县王箕云船2人、道光19年（1839年）黄县刘增三船11人、咸丰2年（1852年）登州府朱守宾船5人、咸丰8年（1858年）荣成县刘青云船10人、咸丰9年（1859年）黄县赵立果船12人。虽说11艘山东海船不一定代表全部的海船，以此为案例可以看出其中大船载人在40-51人，其他船载人多在20人以下，据此分析，清朝期间山东从事海洋贸易的海船大型船只载员人数，与福建清朝道光年间海船“金全滕”号可载100多人的大型福船相比，其海船规模有一定的差距。

山东海船的船员年龄。山东海船可分官船、民间私船两类。第一类官船如刘增三官船、张成顺官船，船员年龄分别主要集中在40-55岁、25-35岁，所占比例各半，显示出官船比较注意选择40岁以上富有经验的船员，个别船员的年龄甚至达到了60多岁。第二类民间私船如蒋顺利私船、曲亮工私船、莱阳船等，民间私船船员年龄范围相对扩大，在20-70岁之间，表现出民间私船船员年龄选择在20-70岁各个年龄段，但年龄段多集中在20-40岁以下，呈现出相对年轻化的情况。详见表1、表2：

1) 松浦章編著・卞鳳奎編譯《清代帆船東亞航運史料彙編》台灣·樂學書局、2007年2月、1-188頁參照。

表1：清朝道光19年（1839年）黄县刘增三官船²⁾

姓名	身份	年龄	籍贯
徐天禄	舵手（代船主）	52	登州府黄县县人
由永成	水手	43	登州府黄县县人
张永成	水手	59	登州府黄县县人
姜志祖	水手	28	登州府黄县县人
由士国	水手	54	登州府黄县县人
王付玉	水手	46	登州府黄县县人
刘永齐	水手	40	登州府黄县县人
张培五	水手	39	登州府黄县县人
马其清	水手	44	登州府黄县县人
马其源	水手	26	登州府黄县县人
肖日红	水手	36	登州府黄县县人

表2：清朝康熙45年（1706年）莱阳民间私船³⁾

姓名	身份	年龄	籍贯
车瑄	管账	39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
崔凌云	管买卖	52	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
韩永甫	扶舵	55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苏州府城里住。
陈五	水手	37	江南省松江府华亭县人
袁六官	小水手	27	江南省松江府上海县人
王三	小水手	24	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人
王五	小水手	26	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人
刘及成	小水手	35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
程元	小水手	27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
宋宗德	客商	55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
梁已美	客商	24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
蒋彦盛	客商	42	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

山东海船雇佣南方船员。清朝康熙45年（1706年）莱阳民间私船出现了雇佣南方船员，该船水手长陈五是江南省松江府华亭县人，水手袁六官是松江府上海县人，水手王三是绍兴府山阴县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山东莱阳县人船长韩永甫从事南北方海洋贸易，常年居住在苏州城内，与南方的船员熟悉而就近招聘，所以出现了山东海船却雇佣南方水手的情况。

据《备边司眷录》记载山东海船的船主绝大部分居住在陆地，不下海随船贸易。官船的船员年龄有一半在40岁以上，而大部分海船是民间私船，其船员年龄多在20-40岁之间，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与广东广船的船员年龄相似。如广船许必济船，船长许必济年龄在34岁，其他船员多在20-40岁之间，只有一位船员较为年长，年龄在45岁。山东海船、广东广船船员的年龄似乎较年轻，与福建福船船员有一定差异。在《备边司眷录》中记载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福建林成商船漂流到朝鲜时，林成商船上船员41人，船主林成未随商船出行，船长薛万春年龄55岁，其他船员年龄在20-50岁之间，50-60岁的船员为个别现象。其

2) (朝鲜)《备边司眷录》，宪宗六年庚子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眷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23册175-176页。

3) (朝鲜)《备边司眷录》，肃宗三十二年丙戌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眷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538-540页。

中年齡最大的林太70岁，年齡最小的船員蕭晋刚14岁。从全国沿海各地海船船員年齡来看，福船船員年齡跨度最大，不像山东海船、广东广船的船員普遍比较年轻。

二、山东海船乘員中未有知识分子参与

朝鲜官方与民间百姓推崇并善于学习中华文化，朝鲜也是中国周边国家中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朝鲜备边司的官员，一直关注来自中国的海洋贸易漂流船上是否有秀才、举人等知识阶层的船員或乘客，像《备边司眷录》正祖十八年甲寅条（注：蒋顺利船）就有逐一查询：

问：今年你们地方年事何如。

答：诸处都好，只有登州不好。

问：乘客中，有秀才举人否。

答：没有⁴⁾。

备边司官员在多年的问询中，终于碰到船载乘客登州府福山县的秀才于华国，因此在《备边司眷录》正祖十五年辛亥条（注：安永和船）对此着墨较多：

问：你们四个客，因何事同船，而女人是何人，头戴顶子者，又是何人。

答：于华国，本是秀才，丁亥年生员，得了顶子，而数奇不做官，因家兄光国，在奉天省旅顺口水师营，开设买卖，故戊申往依家兄，仍往舍内，营中诸官员，请为门馆先生，教授其子弟，今欲回见家眷，将所得束金，买了谷物，以为过活之资，不幸遭风到此⁵⁾。

于华国是《备边司眷录》所载40艘清朝中国海船乘客中唯一搭船探亲并被记录下姓名的秀才，他的兄长于光国在辽宁旅顺水师营经商，他投奔兄长，在旅顺常年开设私塾，教授水师营官员的子弟，在回福山县探亲旅程中遭风漂流到朝鲜。

朝鲜官方不仅关注随船而来的秀才于华国，对于华国携带的各种书籍也相当重视，在《备边司眷录》正祖十五年十二月戊午条（注：安永和船）详载：

罗经解定	四卷	英华集 一卷
入泮勾	一卷	金函玉册一卷
嫁娶书	一卷	十二月花甲全窰 一卷
鼓吹风雅	一卷	精选修造吉日 一卷
会试元魁卷	一卷	澄怀阐课稿 第一册一卷
泮勾英今学必读	一卷	圣谕文修一卷
衍释万言教化天下	一卷 ⁶⁾	

4) (朝鲜)《备边司眷录》，正祖十八年甲寅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18册291-295页。

5) (朝鲜)《备边司眷录》，正祖十五年十二月辛亥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17册914-918页。

6) (朝鲜)《备边司眷录》，正祖十五年十二月辛亥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17册914-918页。

可见，朝鲜官方对船载中国书籍不厌其烦，——记录书名、卷数，显示出对中华文化的重视程度。《备边司誊录》记载了40艘中国海洋贸易船，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海洋贸易船的船长、船员等航海人员中，尚未发现有秀才、举人等知识分子的加入，船上识字的人是极少数。不论是商贸，还是航海等领域，如果缺少知识分子的参与，其行业经验积累传承、理论总结形成以及未来的发展必定会受到影响。

三、山东海船贸易货物

《备边司誊录》记载清朝山东海船的贸易货物主要输往两个方向：1、向南方地区输出柞蚕茧（柞蚕是北方地区把蚕种放养在野外的柞树上，又称野蚕。柞蚕丝略粗，其蚕丝质量不及家养的桑蚕丝。）、粮食（黄豆、玉米、高粱）、烟草、中草药（紫草、杏仁、防风、白蜡）、咸鱼、生猪，并运回棉花、棉布、桐油等。2、向东北地区贩运棉布、棉花，并购回玉米、高粱等粮食。

前往南方贸易的山东海船主要有莱阳船、赵立果船，它们各具特色：

莱阳船为民间私船，作为驶往南方的贸易海船，船上分工明确，按照其重要职能分为职掌财务的车馆、职掌买卖的崔凌云、职掌驾驶的韩永甫、职掌水手杂务的陈五等，像这样明确分工的情况在山东海船中并不多见。船载货物见《备边司誊录》肃宗三十二年丙戌条：

问：你们将何样物件，贸来何样耶。

答：俺们持黄豆、紫草、杏仁、防风、白蜡、猪等物，往苏州贸来青蓝、各色布、瓷器、棉花物耳。

……

问：你们大船所载物种，多少几许耶。

答：黄豆二百四十担，白蜡二百四十斤，红花二百四十斤，紫草三百九十八包，防风一包，杏仁一小包，猪十二口耳⁷⁾。

可见该船的主要货物是黄豆、中草药，也可说明产自北方的紫草、白蜡、红花、防风、杏仁等中草药颇受南方市场的欢迎。

赵立果船同为民间私船，船上2名客商王相眉、张绍德，船主赵立果随船贸易，船上分工明确，正舵工曲会先，副舵工胡玉令年已70，如此高龄却驾船显然是借助其丰富的航海经验。还有指示方向的向导张凤高，专司烧香的香童王乃福、厨师曲成林，其贩运货物在《备边司誊录》哲宗十一年庚申条记载：

问：你们，何年月日，因何事，往何处，何以到此。

答：去年九月初二日，由荣成俚岛口，装盐鱼，到海上（注：上海）县发卖，候风留住，十月初七日，往江北营船港，装棉花一百八十二包，桐油二篓，初八日发船回家，猝遇西北大风，二十三日漂到贵国。

……

问：你们带来棉花、桐油，换银拿去么。

7) (朝鲜)《备边司誊录》，肃宗三十二年丙戌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5册538-540页。

答：拿去⁸⁾。

该船是将北方出产加工腌制好的咸鱼，贩往南方。返程时采购棉花、桐油，带回北方销售。

去往东北贸易货物的山东海船主要有朱守宾船、安永和船、张成顺船：

朱守宾船是登州府的私船，专门贩卖腌制的咸鱼，销往辽宁金州。据《备边司誊录》哲宗三年壬子条记载：

问：你们因何事，何月何日，开船往何处，何日遭风，漂到我境么。

答：俺等以卖鱼为业，本年九月初六日，开船往关东老口滩，装鱼发卖于各处，十一月初六日，将向关东金洲（注：州）地，忽遭大风，同月十一日，漂到贵境。

问：鱼价为几何。

答：二百四十二吊⁹⁾。

朱守宾船卖鱼销售收入为铜钱242吊。

张成顺船属于官船，是一艘大型货船，船上商人较多，其装载货物见《备边司誊录》纯祖九年己巳条：

问：船中所载者，何物耶。

答：雇与宁海州商人，装茧包高粮包米。

问：此外更有何物。

答：银与钱及杂粮包衣服包等物。

问：银与钱及茧包高粮包米等物，是何人之物耶。

答：王兰若、邹璉玉、杨魁明、王琳庵茧包一百四十二包，高粮六十包，包米四十石，孔化亭菊包六十一包，董悦候茧包五十七包，谭志远茧包五十八包，王喜安茧包四十七包，李梦龙茧包二十一包，而漂荡之际，几书失去，银钱则无失。

问：茧包何物。

答：是蚕虫在山食柞案，至秋成茧，则人揉而卖之

问：高粮包米何谷。

答：高种杯也，包米玉林也。

问：高粮、包米、茧包，以何物贸来。

答：以银子买来于奉天府地方。

问：茧一斤价为几许，高粮包米一石，价为几两。

答：熟茧一斤价银四钱，生茧一斤价银五分，高粮一石价银四两，包米一石价银三两五钱¹⁰⁾。

该船的牟平商人，从沈阳地区采购柞蚕茧、高粱、玉米，采购各种货物价格均记录明白，甚至连1斤熟茧价值4钱银子，生茧1斤价值5分银子等，其具体的生、熟柞蚕茧的价格差异，记载可谓详尽。

8) (朝鲜)《备边司誊录》，哲宗十一年庚申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25册489-490页。

9) (朝鲜)《备边司誊录》，哲宗三年壬子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24册505-506页。

10) (朝鲜)《备边司誊录》，纯祖九年己巳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20册15-19页。

四、山东海船的资金

《备边司誊录》中清朝山东海船单船资本是多少？与广东、福建海洋贸易发达地区相比有何不同？

山东海船中大型海船单船携带资本较多的有曲亮工船、张成顺船、安永和船、刘青云船，中小型海船携带资本较多的有安永和船、刘青云船等。

先从山东海船曲亮工船着手分析，曲亮工船是福山县的大型私船，该船装载黑布480匹、白布26匹运往沈阳销售，除贩卖布匹外，该船还携带了大量铜钱用于购买粮食，在《备边司誊录》英祖五十年甲午条记述道：问：你们既要买米往奉天府，将甚么货物换买耶。

答：小酌将钱一千二百七十吊零，白布二十六匹，黑布四百八十匹换也¹¹⁾。

该船装运用于购物的铜钱1270吊，1吊为1000文铜钱，共装运铜钱127万文，加上506匹黑布、白布，该船的整船资本约14000两，是山东海船中单船资本最高的商船。

张成顺船是载有40人的大型官船，船上有10名商人，从山东牟平出发，过海前往沈阳采购柞蚕茧、高粱、玉米等货物，在《备边司誊录》纯祖九年己巳条记有：

问：钱几两银几两而果是何人之物耶。

答：奉天钱，以八十二文，为一两，山东钱，以十钱为一两，以奉天钱计之，则为一千八百八十四两二钱三分，银则二百十三两二钱，而都是各人带来者¹²⁾。

10名商人携带铜钱折银1884两，白银213两，共计白银近2100两。

安永和船是私船，船号为福第11号。船上21人，有福山县4位粮商，船载谷子、棉花、柞蚕茧、烟草，自山东福山县发往辽宁金州府，据《备边司誊录》正祖十五年辛亥条记载：

问：带去者何物件，变卖者何物件。

答：杂粮及凉花、山茧、烟草等物，以卜重难运，从愿换卖，其余随身要紧东西，尽数带回，此皆贵国恩典，感激不尽。

问：你们变卖之价，共为几许。

答：价银总为六百四十七两零¹³⁾。

安永和船上4位粮商的货物资本为白银647两。

刘青云船上10人，从山东荣成县装载青豆到沈阳贩卖，货物资本为白银535两，详见《备边司誊录》哲宗九年戊午条：

问：带来的钱有么。

11) (朝鲜)《备边司誊录》，英祖五十年甲午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15册270-272页。

12) (朝鲜)《备边司誊录》，纯祖九年己巳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20册15-19页。

13) (朝鲜)《备边司誊录》，正祖十五年辛亥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17册914-918页。

答：五百三十五两八钱八分有¹⁴⁾。

在中小型山东海船中，有的船携带资本不多，例如刘增三船、王箕云船：

刘增三船的船主并未上船，以52岁的船长徐天禄代替，船上11人，从山东黄县出发，见《备边司誊录》宪宗六年庚子条：

问：你们既要装粮，则有甚银货带来麼。

答：带得银子一百两，铜钱一百一十吊，是船主刘增三的东西，船破时都落下水里，尽失无余¹⁵⁾。

该船带有白银100两、铜钱110吊，去辽宁买粮，不幸遭遇风漂到朝鲜。

王箕云船籍是山东文登县，据《备边司誊录》纯祖三十年庚寅条记述：

问：何月日因何事往何地方，何月日漂到我境。

答：我们带钱十四吊六百零，贸棉布凉（注：棉）花次，去年十月十七日自文东县，乘船往南城，当日到中洋，风浪大作，折帆竿缺锭枝¹⁶⁾。

该船仅携带铜钱14吊600文，计划去南城购买棉布、棉花，属于山东小型海船单船资本最少的一类海船。

山东海船单船资本最多为14000两，根据朝鲜李朝的《备边司誊录》记载，广东商人60岁的李光、50岁的罗五搭伙贩卖，他们不顾年龄已长，远赴辽宁营口港、山东烟台港经商贸易。船载主要货物为棉花，货值白银3230两。此外以福建的明朝林成商船、清朝黄宗礼商船为例，福建商船单船货物资本在白银2000两至1万两之间。与其相比，山东海船最高单船资本与广东、福建的最高单船资本不相上下，但是山东海船中有的中小型海船，单船资本并不多。

五、山东海船的乘客、商船运费

清朝山东海船的乘客、商船运费怎样呢？以《备边司誊录》11艘山东海船中2艘大型海船蒋顺利船乘客价格、张成顺船雇船价格为例，略做考察：

《备边司誊录》记载山东的海船贸易中，出现了以运输乘客为主收取运费的海运营利方式，如乾隆59年（1794年）登州府（注：山东省蓬莱市）蒋顺利船即是一例。蒋顺利为登州府的船主，他没有随船贸易，其船编号黄字19号。当时登州府遇到天灾，粮食歉收。因当地粮食供应出现问题，许多登州府与原籍沈阳的百姓，乘船前往沈阳以躲避灾年。《备边司誊录》正祖十八年甲寅条记述道：

问：那乘客们，是借乘是雇船。

答：都收雇钱。

问：一人雇钱多少。

14) (朝鲜)《备边司誊录》，哲宗九年戊午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25册312-313页。

15) (朝鲜)《备边司誊录》，宪宗六年庚子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23册175-176页。

16) (朝鲜)《备边司誊录》，纯祖三十年庚寅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22册103-104页。

答：船雇钱也不一样，或收大钱一百，或收小钱一百。

问：大钱一百为几何，小钱一百为几何。

答：大钱一百个为一百，小钱以十六个为一百。

问：乘客船雇钱共计为何。

答：以大钱记账为十吊，以小钱记账为四十三吊。

问：船雇钱现在带来否。

答：带来¹⁷⁾。

蒋顺利船共承运51人，其中船员7人，乘客44人，包括4位妇女、3位儿童。该船从山东蓬莱发往辽宁旅顺一带，最近的海上距离170多公里。因遇到灾荒年，该船向乘客收取的运费为：有的乘客收取大钱一百，有的乘客收取小钱一百，44名乘客运费是10吊大钱。计划用此次运费和向亲戚借钱在沈阳地区购买粮食，再将粮食贩运回山东登州。蒋顺利船留下的清朝北方灾荒年山东乘客前往东北避灾的最低运费价格，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清朝山东商船雇佣整船运费怎样呢？张成顺船为官票大型商船，船载40人，其中商人10名、船员26名、乘客4人。该船从辽宁沈阳购买了柞蚕茧、高粱、玉米等货物，渡过黄海回到山东半岛北部牟平（宁海州）。那么10名牟平商人雇佣这艘大船的运费是多少呢？详见《备边司誊录》纯祖九年己巳条：

问：你船载来商客空人，各捧雇钱几许，

答：众商则有货物，故雇价大制钱一百三十四千四百八十一个，空人则无货物，故水力价大制钱一千个或一千三百二十个或一千六百四十个。

问：大制钱，数几何。

答：一千文，谓之大制也¹⁸⁾。

该船从山东半岛的牟平发往辽宁，4名乘客运费为每位大钱1000文至1640文铜钱。那么雇佣一艘26名船员的大型商船的10名商人，此程的运费是多少呢。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装货来回运费竟然高达134吊480文铜钱。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清期山东前往辽宁的商船乘客与货运的运价差别会如此之大，颇值得仔细研究。

六、山东海船的船具

《备边司誊录》中记载了荣成县张元周海船、福山县安永和船2艘船上载有船具情况。

张元周海船是1艘小船，海船的船籍地为荣成县南40里民屋石村，船主张元周与冯才孝、张元瑞、李凤同4人留在船上忽遇海上风暴，与下船吃饭未及返船的5人漂散。

在《备边司誊录》正祖十年丙午条记载：

17) (朝鲜)《备边司誊录》，正祖十八年甲寅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18册291-295页。

18) (朝鲜)《备边司誊录》，纯祖九年己巳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20册15-19页。

问：你们船中物件，无遗失么。

答：后桅、布蓬、两橹、铁锚、木舵五件，漂洋时失了。

问：你们在两岛中及登陆后，带来物件，或有给人之事么。

答：没有¹⁹⁾。

张元周船虽是小船，船上安有前桅、后桅，遭遇风暴后，后桅与船帆、两只大橹、一件铁锚、一个木舵等均损毁，海船漂到朝鲜黑山岛，得到了一位戴大帽子朝鲜人的帮助，给了张元周等人10斗米、3块木材，对船舵进行了必要的维修。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张元周海船属北方海域使用的沙船，船设双桅双橹，可以有风使帆，无风用橹，也可以帆橹同时使用。

此外，在《备边司誊录》正祖十年丙午条还载有：

问：你们有甚么物件带来的么。

答：俺们带来木桶、空柜、火炭，及破伤船只，在灵岩已尽烧火，今此带来物件随身衣服外，只有钱二十两二钱九分²⁰⁾。

木桶是船上必用的物品，木炭用来烧火做饭，冬日取暖。空柜带上船，可装粮食等东西。有意思的，张元周船留下了空柜等家具上船的记录。

福山县安永和私船是一艘大型帆船，船员18人，船主安永和不随船贸易。安永和船在《正宗大王实录》卷三十三、正祖十五年十二月戊午条记有：

船长十五把，广四把，皆用铁钉。第二间撑铁鼎二座，第三间别加涂灰，造水仓盛水。前帆竹十一把，今番逢风漂流时，腰折。中帆竹九把，后帆竹五把，皆用白木帆。板屋中有书帙焚里，而舟什棚索，汲水小船一只，皆如我国船制样。疏索、龙层索、倒入索、旨索等属，或黑或白，问是何物，曰棕树皮也。

……

又问：船上器械，能无亏损。

答云：头桅损坏，大锚去之一顶，小锚去二顶，三顶锚的丁缆俱以去了。所载粮舍去数多，二棚俱破，别无损伤。祈长首将器用周济，过了新年，我等乘船回家去矣²¹⁾。

该船上安装3桅白帆，前桅白帆用11根撑条，中桅白帆用9根撑条，后桅白帆用5根撑条。船设水仓，来解决乘员的饮水。另外，船上携带小舢板船，以方便近岸取水。安永和船的前桅被风暴摧毁，舱面2个舱棚被风吹破，船上配备3把铁锚，分别是主锚、两把备用小铁锚。

19) (朝鲜)《备边司誊录》，正祖十年丙午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16册645-6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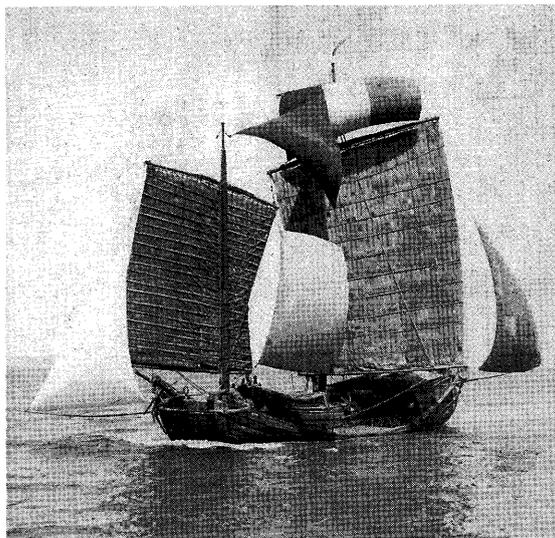
20) (朝鲜)《备边司誊录》，正祖十年丙午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16册645-650页。

21) (朝鲜)《正宗大王实录》(卷三十三)，正祖十五年十二月辛亥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17册914-918页。

七、结论

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史料弥足珍贵，从《备边司誊录》记载来看，清朝山东海船的船主绝大部分居住在陆地，不下海随船贸易。海船中大船占50%，乘员人数40-50人，中小型海船占50%，乘员在20人以下。海船船员呈现年轻化趋势，有的海船雇佣南方船员。海船航海人员中未有秀才、举人等知识分子参与，贸易货物往南方输出柞蚕茧、粮食（黄豆、玉米、高粱）、中草药（紫草、杏仁、防风、白蜡）、烟草、咸鱼、生猪等，运回棉花、棉布、桐油等。海船携带资本在铜钱14-1270吊、白银100-140000两之间。海船从山东半岛北部过海前往辽东半岛，灾荒年乘客价格在100文，常年乘客价格1000文至1600文铜钱，整船雇船价格134吊铜钱。山东海船为3桅或2桅船，船上配备3把铁锚，分别是主锚、两把备用小铁锚。

本文引用的海外史料为中国首次发表，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记载的明清史料属于珍贵的域外汉文文献，从不同角度记录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值得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美国人拍摄的清朝山东海船

附：备边司誊录第五十七册 肃宗三十二年丙戌（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四月十三日¹
（朝鲜）《备边司誊录》，肃宗三十二年丙戌条。大韩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誊写影印本，1959-1960年版，第5册538-540页。

济州漂到人情别单

问：你们居在何地、而姓甚名谁耶。

答曰：俺们十三人姓名。

管账车瑄年三十九岁、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人。

管买卖柴米崔凌云、年五十二岁、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人。

问：你们在本土时，有何身役，而以何事为业耶。

答：俺们素无身役，只以农商为业耳。

问：你们因何事往何地，缘何漂到我国。

答：俺们以买卖事，往苏州地方，洋中遇风，漂到贵国耳。

问：你们几月几日开船，几月几日漂到我国耶。

答：俺们今正月初二日开船，于山东莱阳县，初四日大洋中，猝遇恶风，失舵折橹，几乎沉没，仓惶中远见山色，疑有人家，俺等十三人，持牌標急下，汲水小船，欲为救护大船之际，又遭东北风，俺等十一日，漂到贵国，其余二十一人，在大船，不知去处耳。

问：你们离发山东莱阳县时，作伴向苏州者，几船耶。

答：俺们莱阳县开船时，无作伴船矣。

问：你们将何样物件，贸来何样耶。

答：俺们持黄豆、紫草、杏仁、防风、白蜡、猪等物，往苏州贸来青蓝、各色布、瓷器、棉花物耳。

问：曾前上国，海禁极严云矣。不知何年，弛禁行商耶。

答：古海禁之令矣，今则有旨弛禁，任意行商，而弛禁年月，未能得知矣。

问：標帖成给之官，是何样官司，纳税何司，而以何物纳税耶。

答：標帖则莱阳知县成给，而纳税则随其所持物种之多寡，以银子计纳于本县耳。

问：莱阳之于苏州，相距几许耶。

答：旱路则两千一百里，水路则不能得定里数，而遭顺风，则四天三夜，可能以得达矣。

问：你们只行商于苏州而已，别无往来他国之事耶。

答：别无他国行商之事，而只于浙江、福建、江西、湖广、潘阳等处行商耳。

问：你们年年行商，而往来海洋之际，必有可闻奇异之迹，可得闻耶。

答：海中往来之路，别无奇异可闻之迹耳。

问：你们藏载货物海路来往之时，其无海贼掠夺阻搪之患耶。

答：无记入。

问：山东近处，有三山岛，而颇称奇异云，可得闻耶。

答：果有三山岛，而自登州府晴明日，则可能望见，而自莱阳县、贝水路颇远，三山列立间通海水，往来商船耳。

问：既有三山岛，则其民几何，往来船只，常常止泊耶。

答：此岛，小而险恶，且无可耕地之地，故原来无居民船只，往来之时，若遇风则时时止泊，而多恶石，且狭隘，故仅容三四只耳。

问：此外，又有他岛，而民人入居者耶。

答：登州府西北间四十里许，有庙岛、芙蓉岛、长山岛皆有居民，而长山岛最大，居民几至千余户，登州府及莱阳县主管耳。

问：此岛孤立海中，无水贼依险过发之患耶。

答：海防至严，故元无此患而曾闻五六年前，广东省、有水贼云云之说矣。今则太平无事耳。

问：你们虽业农商，既为民丁，则似不无身役，可得详闻耶。

答：俺们则非军丁，故一年每口，纳丁徭银子一钱六分，而农者纳田税，商者纳商税，此外无他身役耳。

问：山东地方，农事何如。

答：进来农事，连丰大收耳。

问：你们十三人中，曾有往来皇都者几人，而程途几里耶。

答：俺们十三人中，一人曾有往来皇都者，而途里则一千四百四十里耳。

问：山东所属州县，共几何耶。

答：山东一省有登州、莱州、青州、兖州、东昌、济南六府，而其所属州县，则未能详知耳。

问：登州府有几个官人耶。

答：文官则有太府、二府、三府、学官，武官则有总兵、副将、参将、守备、千总、把总等官耳。

问：所谓文官则所管何事，武官则所管何事耶。

答：所谓太府管知县、生员、学生，二府管监察耳目，三府管匪类、赌博，总兵则管山东一省军兵，而衙门则在于登州耳。

问：总兵所掠城池周遭及所管兵曹几何，而水军耶。陆军耶。

答：城池周遭，自东门至西门七里许，南北亦如之，兵数不知几许，而都总水路之军耳。

问：既有军兵，则有时训练之事耶。

答：陆军则一朔内九次操练，水军则一年四季月操练耳。

问：操练时，所用器械，可以指耶。

答：陆军所用器械弓箭、刀枪、火炮，而水军操练时曾无目击，未知器械之何如耳。

问：贵省尚文耶，尚武耶。

答：文武俱尚，而俺们，以商农为业之人，试取之规，未能详知耳。

问：你们大船所载物种，多少几许耶。

答：黄豆二百四十担，白蜡二百四十斤，红花二百四十斤，紫草三百九十八包，防风一包，杏仁一小包，猪十二口耳。